

152-301

152-301

一亿五千万

馬雅可夫斯基著

2
K2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150,000,000

ВЛАДИМИР МАЯКО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2,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6) 譯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袋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586 字数 76,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frac{1}{4}$ 插页 2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5000册

定价(7) 0.45元



作者像

1 AD 15 10/32

譯者前記

馬雅可夫斯基的長詩“一亿五千万”，这部“革命的血的‘伊利亞特’”、“飢餓年代的‘奧德賽’”，是蘇維埃文學中第一部關於新的人民的長詩。

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是蘇聯人民最艱苦的年代，南方是法國軍隊和打着法國旗子的希臘軍隊，北方是英國、美國、法國的軍隊，高加索是英國軍隊，遠東是日本、美國、英國的軍隊，國內反革命分子也在猖狂進攻，陰謀復辟。但蘇聯人民最主要的敵人是世界帝國主義的“盟主”美帝國主義，因為“世界從五大洲采集來一套五重奏，賦與亞美利加一種魔力”（“一億五千萬”第三章），而且它將成為“不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事業的最後武裝保衛者”（“我的發現美洲”）。雖然帝國主義戰爭給蘇聯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痛苦，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經濟封鎖給蘇聯人民帶來了飢餓和困難，但是蘇聯人民一定會戰勝這些困難，而且和全世界人民在一起一定會取得全世界的勝利。俄羅斯將要成為“全世界的俄羅斯”，蘇維埃人民將要成為神話式的“武士”伊萬。

長詩“一億五千萬”就是在這時候寫成的。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自傳性的文章“我自己”中，在“一九年”的標題下這樣寫道：“‘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緊抓着我的頭。參加了‘羅斯達’的鼓

动工作。”在“二〇年”的标题下又写道：“写完了‘一亿五千万’。发表时不署名。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来完成它、修正它。人们没有这么办，同时大家都知道作者的姓名。反正一样。这里发表时还是署了名。”

这部長詩曾經有过几个不同的名称：“千百万人的意志”，“关于伊万的英雄叙事詩”，“伊万——英雄叙事詩。革命的叙事詩”。出版以前，詩人于一九二〇年三月五日在莫斯科全俄詩人协会上朗誦过几个片断，同年十二月四日在彼得堡艺术宮、十二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工業博物館朗誦过全文。一九二〇年十月在勃留索夫主編的“艺术語言”上发表了一部分，沒有署名。單行本是在一九二一年四月才出版的，也沒有署名。

这部長詩以叙事詩的形式及时地反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所發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时在苏維埃文学中正爭論着这样一个問題：詩人能不能根据新鮮的历史事件写出叙事詩。無产階級文化派否認这种可能，他們認為，叙事詩需要“完全客觀”、“靜觀默察”。而偉大的事件还在繼續进行沒有成为过去时，詩人决沒有“靜觀默察”的可能。如果詩人自己也是这事件的参加者，那就更难做到“完全客觀”。只有等斗争的浪潮远远过去以后，才有这种可能。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馬雅可夫斯基完全反对这种看法。事实上，好多革命作家的作品証明了这种看法的錯誤。馬雅可夫斯基的長詩“一亿五千万”就是根据当时现实創造英雄叙事詩的嘗試。稍晚一点，一九二〇——二一年間，綏拉菲摩維奇也开始構思他那部反映国内战争的小說“鉄流”，馬雅可夫斯基这部長詩出版后兩年，富尔曼諾夫描写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夏伯陽的長篇小說也出版了。

“一亿五千万”是一部关于新的人民——历史的創造者的長

詩。詩人自己就是這部長詩所反映的歷史事件的參加者，他不願意等事件成為過去再去反映它，他毅然地打破了關於敘事詩的這一成規。正如他後來在長詩“列寧”中所說的那樣，

心裡有什麼——

我就遵從著義務的命令

把它寫出來。

馬雅可夫斯基也承認描寫當前活生生的事件要比描寫已經過去的事件困難得多。但是他認為，“力量微弱的人裹足不前，等待事件過去再來反映，強有力的人和事件跑得同樣遠，以便抓緊時間”（“怎樣作詩”）。想要在偉大事件還在活生生的時候描寫它，就必須認清它的意義，要在今天的基礎上預見它的明天。馬雅可夫斯基在這部長詩的第一章就強調指出了這一點：

它有一個思想——

照耀着即將來臨的明天。

這部長詩共分為七章，每章前都有四行詩作為題目。整個長詩的情節都是假想的。

第一章介紹了作者的姓名，指出整個長詩的主要意義（“照耀着即將來臨的明天”）之後，就開始了全俄羅斯的群眾大會。參加大會的俄羅斯人民充滿了力量，充滿了信心。他們相信，將會出現一個“新的俄羅斯，全世界的俄羅斯”。他們在艱苦的日子裡一眼就認清，那個“滿身金光燦爛坐在那裡吃茶點”的“他”就是他們的敵人。他們要找他去講理。雖然隔着重洋大海，他們也有信心一定可以找到他。

沒有關係！

我們徒步也可以走到那裡！

他們要打破帝國主義國家加在他們身上的軍事干涉和經濟封

鎖。“我們在這籠子似的封鎖中透不過氣來”。

一切都動起來了，人、魚、昆蟲、野獸、家畜、省、建築、
“所有能動的，所有不能動的，所有稍稍能動的，蠕動着、匍匐
着、游行着”，“好像是火山噴出的熔漿”。他們的目的就是：

今天

我們要把俄羅斯

送進天國，

送上晚霞的彩虹色的隙洞。

第二章主要是第一章的繼續。馬雅可夫斯基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莫斯科朗誦時印發的廣告上，前兩章并成一個題目：“人、野獸、火車頭、電綫杆以及其他一切的大會”。不過這一章所講的是全俄羅斯的群眾大會中做了些什麼，要做些什麼。他們——人、野獸、火車頭、電綫杆以及其他一切來到這裡“祈禱上帝”——“鐵的上帝、火的上帝、血肉做就的上帝、人似的上帝”。而這種“上帝”正就是“正在創造着奇跡”的俄羅斯人民。他們的事業“比以物質賜與空虛的上帝的事業還要艱難兩倍”。因為他們“在創造新的事物時，不只是把舊的事物看做空妄，還要給它賦予運動的力量”。他們創造奇跡的時候，還要有遠大的抱負，共產主義的未來。

正像我們已經寫過——

世界將成為這樣，

在星期三，

在過去，

在今天，

永遠地，

在明天，

在以后

万世千年！

他們“为了万年常青的夏天而奋斗”，高唱着革命的聖歌——“国际歌”：

“这将是

最后的

决定的战斗！”

而俄罗斯已經“不是衣衫襤褸的叫化子”，“整个俄罗斯就是一个伊万，他的手——是涅瓦河，脚踵——是里海草原”。俄罗斯十九世紀革命民主主义詩人涅克拉索夫所嗟嘆过的“你又貧穷、你又富庶，你又强大、你又軟弱，亲爱的母亲俄罗斯”已經成为列宁所指出的“名符其实的强大和富庶”的俄罗斯了。这样的俄罗斯，詩人也不知道該給一个什么样的名称。詩人高声唱道：

我們要把我們的脚踏进幻想的馬銜，

要备上日月的火藥的馬鞍，

而我們自己

跟在这輝煌的景象后边

要去爆發在無穷的空間。

这时候，“整个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視着我們，所有人們的耳朵都在緊張着，听取我們最細小的事情……”。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航行在脂油中的威尔遜”却想要“一桶一桶地喝我的血”！

第三章，詩人“使灵感的車輪轉一个弯”，講到了美国和美国代理人威尔遜，芝加哥的摩天楼和住在摩天楼上的那“一只約克郡品种的肥猪”，以及那些自称为“自由的美国公民”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侍从”們。“人們为了养活他花光了所有的錢。他完全靠別人吃、靠別人喝”。“威尔遜大口大口地吃着，

脂肪越来越多，肚子越長越大，就像一層又一層的樓”。詩人雖然沒有正面指出，但我們也可以想像到，“为了养活他而花光了所有的錢”的人們——美国人民，当然只有脂肪越来越少，肚子越長越小了。

最后，詩人在“小小的注解”中特別說明了英、法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实在都是一丘之貉，这里所描画的不仅是威尔遜的肖像，而是帝国主义的綜合的肖像。

第四章和第五章，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朗誦广告中也归并做一个題目：“威尔遜与伊万”。这两章講到了“那个非常的、重大的問題”——世界分成两个陣营的問題。談到这两章的时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魯迅先生反复引用过的爱倫堡的那一句名言来：“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無耻！”（“魯迅全集”，第六卷，二八六頁）。第四章一开始就看到了那些“自由的美国公民”們的丑惡的“田園詩境”。他們和他們的“哈叭兒狗”一天到晚就是这样地“消遣时光”的。接着这些庸人自扰的“自由的美国公民”們就感到了不安。美国电报通訊社給他們一个接着一个送来了不幸的消息。这同三十多年以后吉洪諾夫“在大会講的一个美国故事”（“吉洪諾夫詩集”中譯本九十頁）中所写的情景完全一样。但最后的消息証明，来了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伊万。他来，只是要問問威尔遜，为什么想要“一桶一桶地喝我的血”，而威尔遜却召集紧急御前會議，“在宮殿里整整开了一夜会”，“决定了——去同他决斗”。

伊万經過了土耳其。这时伊万已經由普通的俄罗斯人成为一个神話似的武士，因为他已經是一亿五千万俄罗斯人民的化身。土耳其的人民也都“进入了伊万的身中”。他又經過了意大利，台伯河（意大利人民）也奔向伊万。在有的“伸开兩臂奔

向伊万”的同时，有的“逃向威尔逊”。

由許多爛泥似的日常生活的瑣細事實中

出現了这样一个事实：

突然

所有中間的東西都消失了——

世界上再沒有任何中間的東西。

除过

塗成白色的那种顏色

和用血染成的

紅色，

再沒有

任何的色彩——

再沒有了。

紅色的越來越紅。

白色的越來越白、越白了。

这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人类历史上出現的一个新的形势。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不只一次地強調地指出：“中間是沒有的。只有那些根据很坏的書本学得很坏的老爺們、少爺們、知識分子們才空想着中間。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中間，也不可能有中間”（“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四卷，二三二頁）。二十——三十年代苏維埃文学广泛地闡述了列宁所指出的这一历史法則。如高尔基的“克里姆·薩木金的生活”、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

最后，伊万“跨过了坚不可拔的直布罗陀”，“走上亞美利加”。

而在伊万走向亞美利加的同时，人們在給威尔逊塗藥膏，

安鉸釘，披甲冑，戴鋼盔，全副武裝起來。

“非常的事件”將要來臨。兩個陣綫划分得越來越清楚了。

一邊是——

穿戴着銀鼠

穿戴着海龍的人，

另一邊是——

油污的工作服上發着青色。

馬、汽車、甚至連天空的星星也分別參加了自己所屬的戰綫。
“地球……劈成兩個半球，……像天平似地挂在太陽上”。“在廣場上空大聲宣布了‘全世界階級鬥爭的最後決戰！’”威爾遜帶着“四只槍機的手槍”和“七十張刀雙”的“軍刀”，而他的對手伊萬是什麼樣子呢？

而這一個——

一只手

還有另一只手，

而另一只手

還是插在腰帶里。

只是一個純朴的、健壯的最普通的俄羅斯人。在這樣力量懸殊的情況下，伊萬的失敗好像是已經注定了。“軍刀尖聲地叫了一聲。從肩頭向下砍了四俄里。威爾遜站起來，等着——血該要出來了，可是從傷口里突然爬出一個人，而且走動起來了！人、房屋、裝甲艦、馬匹從窄狹的傷口中爬出。一邊爬一邊唱着歌。奏着音樂”。“荷馬英雄的神話，特羅亞的故事”又復活了。

第六章是長詩中最緊張的一章，馬雅可夫斯基朗誦廣告中題為“第二次特羅亞”，主要的內容就是這“第二次特羅亞”戰鬥的經過，而在这次戰鬥中可以看到人民力量的偉大。所以這一

章一开始就說：

我在战斗中

贊美千百万人、

看着千百万人、

歌唱千百万人。

千百万人的声音在高唱着“起来，飢寒交迫的奴隶”，威尔遜的臣僕們却“揚起了發鏽的声音”替他禱告上帝。

半个地球唱起紅色的歌。

半个地球唱起白色的歌。

威尔遜派出的大將“投机”已經被“国民經济委员会”杀退。他看着抵擋不住了，于是又“开动黄金的發条”，組成“非人类的亲兵”——“飢餓”。“我們用鉄道的絞索套住飢餓的脖子”，“飢餓投降了”。他于是“又派遣了一支新兵——最致命的傳染病菌”，就是他在三十多年后在朝鮮使用过的那一支“兵”。但“全世界保健人民委员会”却“把大瓶的石炭酸送进了炮口”，“架起显微鏡朝着虱子扫射”，“敌人倒下了”。威尔遜沒有办法，“只好派出最后的部队——思想的毒气队”。“民主主义們”、“人道主义們”，“主义紧跟着主义”。哲学、言情小說、情歌、电影、福音、咒文、袈裟、詩人、古典作家——总之一句話，过去的一切（“魯弗尔的海軍大厦”）。最后“海軍大厦的刺刀似的尖頂上挂出了魯弗尔的繪画的心肝五臟”。

威尔遜使尽了自己所有的法宝之后，最后，他“亲自出馬”。結果是：

他想要一屁股把太陽压死，

但却被燒成了一把灰。

最后一章，第七章是一支用“人类的声音、野兽的咆哮、河

流的吼叫”編就的革命的“贊美歌”，同時也是未來的人們在“帶有無數個零的那一年”對“往昔的人們”（革命的祖先們）所歌唱的“莊嚴的全世界的哀歌”。“往昔的人們”為了未來的人們“受盡苦難”，給未來的人們爭取得“另一樣的生活”。“多年的悲痛已經譜成平靜的樂曲，用嘹亮的歌聲把它送入青雲。”

而人們

已經

在街衢縱橫的荒原上

駛出了塗滿歡樂的彩色的時光。

願你在悠揚的歌聲中疾馳吧，

大地啊，願你在播種和收穫中開花吧！

把這革命的血的“伊利亞特”

獻給你！

把這飢餓年代的“奧德賽”獻給你！

這部長詩的情節雖然是假想的，但它和時代的最尖銳的政治問題完全緊密聯系着。伊萬和威爾遜的鬥爭正是與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引起的階級力量的劃分相符合的。馬雅可夫斯基的“紅色的”、“白色的”也不是抽象的象徵，它和勃洛克長詩“十二個”中的神秘的顏色的遊戲完全不同。勃洛克的“黑色的”只是象徵抽象的罪惡、魔鬼，“白色的”只是象徵抽象的神聖、正義。而馬雅可夫斯基所指的是現實的，是正在鬥爭着的兩個陣綫。

整個作品中充滿了愛國主義的自豪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肯定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全世界歷史意義。正因為如此，這偉大革命事業的參加者，在長詩中，才由普通的人變成了神話式的武士。

長詩的主人公伊萬，在長詩開始的時候還分別不出來，他同

一亿五千万群众一齐去参加全俄罗斯的群众大会。他只是人民大海中的一滴水。一个最普通的俄罗斯人——万卡^①

当时，资产阶级文人们成天在“哀悼”俄罗斯。勃洛克在自己的长诗“十二个”中曾讥笑过他们的“哀悼”。“一亿五千万”中这样的诗句：

可爱的俄罗斯毁灭了！

毁坏了那个可憐的俄罗斯！

我们将会得到一个全新的俄罗斯。

全世界的俄罗斯！

也是对这种“哀悼”的反击。但勃洛克诗中的俄罗斯人民是：“万卡和加奇卡坐在酒店中，她袜子里有的是克伦票子！万纽希卡自己现在有钱了……”。而马雅可夫斯基长诗中的万卡与勃洛克笔下的万卡完全不同，他把不值一文的克伦票子垫了草鞋，他不是上酒店去，而是去参加全俄罗斯的群众大会。正因为如此，他在群众大会中立即成长为伊万。他认清了俄罗斯人民真正的敌人，他要同俄罗斯人民的敌人讲理去。

一九一九年年初，苏维埃电台收到一份没有说明发报人的无线电报，建议在俄罗斯国土上战斗的双方停战，要“俄罗斯实际上的政府”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并派代表去马尔马拉海普林茨岛上同协约国的中立国家政府代表谈判。英、美帝国主义者竭尽一切可能来诽谤苏维埃政府，拒绝苏维埃政府参加会议。一九一九年二月四日苏维埃政府向英、法、美、意大利、日本政府提出：“准备在普林茨岛或任何地方立即同各国谈判”。普林茨岛会议成了当时报纸上讨论的主要问题，诗人杰米扬·别德

^① 万卡是伊万的表示亲昵的名称。

內依也写过关于會議的詩。馬雅可夫斯基的伊万这个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構思的。他不是去普林茨島，而是去美国，他不是去談判，而是去質問威爾遜。不是去同他动武，而是去同他講理。

伊万是俄罗斯的“火山噴出的熔漿”所凝成的，他代表着“突破最后界限的革命的意志”，因此，他可以成为“鉄的上帝、火的上帝、血肉做就的上帝、人似的上帝”。他的脚是“火車”，他的手是“巨扇”，他的鳍是“輪船”，他的翅是“飞机”。他要“走向今日的屠夫”。他怀着“巨大的爱情”，他的“每一道最細最細的动脉里”都駛出“詩的虛構的幻想的船”——偉大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整个俄罗斯就是一个伊万”。这时候，“当伊万迈开大步，上前去”，什么东西能阻擋住他？！这时候，他已經成为一个神話式的武士。

伊万是“突破最后界限的革命的意志”的体现者，这里所說的“革命的意志”，当然不只是俄罗斯人民的意志，而是全世界人民的意志。因此，全世界的人民“都走入了、进入了伊万的身中，横臥在他身中，正如水手躺在船艙中”。于是伊万成長为世界的“大火山可怕地噴出了的熔漿”。

他前进着，

裝滿了人的炸藥。

他前进着，

爆炸着全世界的憤恨。

这时候他已經是个半世界的化身，世界上的神話式的武士。但是这样一个世界上的神話式的武士，表面上看来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身体很壯，襯衣下透出了健壯的肌肉的顏色”。他的武器只有兩只手。

这时候，俄罗斯英雄敘事詩中的形象便轉成古代希臘神話

中的形象——特罗亞的木馬。伊万已經被威尔遜砍死了，“仿佛是”“再也听不到我們伊万的任何消息了”。但他像我們中国神話中的孙悟空一样，已經变成無数的“人、房屋、裝甲艦、馬匹”……这無数的“人”和“物”就是伊万的后身。但这無数的“人”和“物”还是要同威尔遜講道理：

“威尔遜先生們，

請你們回答！”

参加“全世界階級斗争的最后决战”的“套索”、“載重汽車”、“家俱”、“国民經济委员会”、“鉄道的絞索”、“列車”、“医院”、“石炭酸”、“显微鏡”、“全世界保健人民委员会”、“法令”……都是伊万的化身。最后的胜利者是“未来”——共产主义。

馬雅可夫斯基在新的神話中用伊万的形象真实地反映出苏联人民的力量、全世界人民的力量。他的力量就是真理，所以他一定会胜利。他到美国不是去侵略，而是找威尔遜講理。他除了兩只手以外唯一的武器就是“真理”。这同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把各种各样的武器运送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威尔遜的后代們完全不同。

伊万是俄罗斯人民的化身，他勇敢，乐观，不怕艰苦，坚持正义，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發动者、执行者、完成者，他有力，所以他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代表着俄罗斯人民的伊万的形象虽然是不具体的，但他却是真实的，因为俄罗斯人民的某些基本特点都已經表現在伊万身上。

馬雅可夫斯基在伊万的發展（逐步成長）中塑造出伊万的形象，也在威尔遜的“發展”（逐步灭亡）中塑造出威尔遜的形象。但他所描画出的不只是威尔遜一人的肖像，而是帝国主义的

綜合的形象，

長詩“一亿五千万”中威爾遜的形象，一看就使人想起了馬雅可夫斯基革命前的長詩“人”中的“一切的主宰者”和高爾基政論文中的“黃色的魔鬼”。

第三章中有一行詩非常中肯地說明了威爾遜好戰的本質：

他唾出來的是甘油炸藥，

他呼出來的是烈火。

他離開了戰爭——無論是冷戰或“熱戰”——就無法子生活。伊萬本來是同他來講理，但他剛聽到伊萬將要來到的時候，便“決定了——去同他決鬥”。當一見到“走進來的伊萬”，“軍刀”就“尖聲地叫了一聲”，把伊萬“從肩頭向下砍了四俄里”。雖然他根本就是這樣凶殘的吸血鬼，但口頭上還掛滿了“文化”、“文明”、“和平”、“民主”、“自由”、“人道”等等好看的假招牌。

衣服很薄，

好像並沒有穿衣服的樣子——

它是最纖細的詩人的柔情做就，

威爾遜的襯褲

不是襯褲——是一首十四行詩，

用他們的奧涅金的尺度制成的。

“用他們的奧涅金的尺度”制成的，只有一些“文明牌炮彈”、“人道牌細菌彈”……

在威爾遜的形象上強調地指出了美帝國主義的寄生性，“他完全靠別人吃、靠別人喝”。科學、藝術也都為他服務，而科學家和詩人們也沒有認清自己可憐的命運，反而驕傲地說：“我——是自由的美國公民”。

當聽到伊萬快要到達的時候，芝加哥的拳鬥家們“把威爾遜